

VII - 74 - 26. New Fourth Army News - Literature Section 5-26-1939.
Printed in Chinese.

Nov 4 Army
Library
Section
2471
5409

文藝

期二第

1939, 5, 26.

怎麼寫

古弓

——論小形式的創作(下)

(1) 文藝

遠在好幾年以前，那時我在一所教會女子中學教書。有一天，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問我：怎樣才能把作文做好？她的問題很簡單，也很平常，而我却苦於無法應對。這在我是一件極其失面子的事情，我想介紹她一本什麼小說作法之類的書，似乎近於騙人，但是和她講一套文藝創作方法，那祇能算是對牛彈琴。一直經過一天一夜，我於是被打救了。最後我回答她：寫你自己每天所歡喜的和你所討厭的東西。這孩子很聰明，她第二天就送來一篇作文。那作文里敘述她的父親——一個牧師，在她玩的時候，她的父親撫摸她，和她親嘴，表示對她無限的慈愛，但當她向父親要錢的時候，他的面孔板起來，非常可怕。因此，她對她父親非常憎惡，這一篇小小的作文，使我非常感動，那就是作者無意識地把那慈善家的虛偽的面幕揭破了。然而却是很真實的。

由於這一個例子，說明我們初學寫作的人，最重要是，如潘菲洛夫所說的：「手觸生活」。換言之，就是不要憑空幻想，也不要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。

但是為了要表現某種生活，還有一個條件，那就是生活中的人。所有一切社會的以至於自然的生活，如果沒有人，就會失去其生命的。比方「文藝」第一期的小丹陽之夜，論文字，也很簡潔。但看完之後，總覺得有點空虛。那原因，就在里面沒有顯明的人物，反之；如病室小景這樣很短短的一篇，能夠把受難者的

心境，活活的描寫在字面上，所以那文章，是很自然，而且也很生動。因此，在表現生活的過程中，應該把描寫人作為主體，而一切生活都是依存於人的活動，才能顯示出它的生命。

這里，應當說明的，所謂生活，不是狹隘的指每天吃飯，刷牙，洗澡以至於拉屎之類。這樣的去描寫生活，那結果社會成為身邊瑣事。我們所要寫的生活，是在工作和戰鬥中，使自己感奮而又使人感奮的有血有肉的生活。把這種可歌可泣的生活表現出來，然後在讀者的生活中，才能發生影響和積極的教化作用。因此，在我們創作小形式的作品時，我們雖不能像大作品那樣展開一個人的生活的全面，而應當抓住精彩的斷片，或者某一個要點，伸發開去，加以創造，使它活生生的表現在字面上，不過要注意的，不要故意拉長，以致虛弱無力，也不要把很大的事情，用簡單的幾句話把它草草了結，以致流於空洞。

可是要做到這一層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第一、是要具體的描寫，不要空洞的敘述。比方，你對一個乞丐表示可憐，如果光是說出「可憐」兩個字，人家聽了，並不會起什麼感覺。要是能夠把一個乞丐——或是老太婆之類，凍死在雪地里，一個孩子站在死屍旁邊哭泣這種情景，如實的描繪出來，那會引起讀者發生某種憐恤的感覺。這說明什麼呢？就是文藝這東西，是借形象表現現實，而不是簡單的說明現實。因此，我們有許多同志，往往描寫英勇的鬥爭，把活生生的鬥爭場面丟掉不寫，祇在字面上說明如何英勇犧牲，如何偉大，而在讀者讀了一點也不發生實感，以致成爲一種和日常工作報告相似的東西，這實在是很可惜的。

第二、是抓住要點，寫特徵。那就是說要表現一個人的生活，不要從頭敘述到尾，要抓住特徵，加深地描寫。我記得魯迅曾經說過會畫像的人祇要畫人的眼睛。因為眼睛是表現人的外貌的最大的特徵，祇要把眼睛畫得畢真，整個人的面貌就活現出來了。因此，我們在寫作的時候，特別是寫小形的作品，要注意這點。不然，嗚嗚嗚寫一大套，真正要寫的東西，反而沒有寫出來。

最後，一篇作品寫完了，自己多看幾遍，對於那些不必要的字句，把它刪掉，不接氣的地方，加以充實。這樣慢慢的練習下來，好的作品，自然會在自己的努力過程中創造出來。

愛好文藝的同志們：勝利是從征服困難中得來的，我們應為着最後的勝利而努力鬥爭在現在。

(完)

三個鷄蛋

林果

初夏的季節，沒有落雨，天氣是乾燥的。中午，太陽升到正當頂，風帶着熱意掃起了地面的灰塵，廣闊的空間，完全被一種混濁的氣氛籠罩着，林木間，濃密茂盛的葉片倦怠地垂下；山茶肥白的花朵在陽光照射的角落裏，勉強地伸展開它的花瓣。山巒像睡熟的老年人似的蹲伏着。秧田里是嫩綠的一片；然而却不能給人一點清新的感覺。整個的田野陷入在沉寂無力軟綿綿的狀態里。

我獨個兒在田邊的小路上走，也是疲憊無力地。廿里的路程，使我病後的兩腿開始酸痛起來，頭有點昏，背上的行軍袋也變重了。到××店却還有整整十里的路程。

田野里沒有第二個人，靜靜的，前面的村落里雄雞在午唱。黃土小道無盡長地向前伸展着，最後終被那無際的正待插秧的赤裸的田地所淹沒。

村落就在前面了。望着村口的大樹和茅屋，支持着疲倦的身軀，加勁地向前走着，口乾得要裂開來，眼睛也發花了。

「女兵！女兵！新四軍的！」……

村口的一條小河邊，孩子們停止了他們弄水的遊戲，指指點點地向我叫着。

茅屋的門檻上一個老婆婆坐着摘蠶豆，一夥雞在啄食着蠶豆殼。

「老奶奶！摘豆子呀！」

我走過去打着招呼。

「摘豆子啊！同志辛苦了？那裏來呀？」

老太婆很慈和很容易使人親近的樣子。藍粗布褂子是有補綻的，然而却相當清

潔，頭上有幾根白髮，但神氣是很健朗的。一雙紅綉花鞋穿在瘦小的腳上，像兩隻耀眼的紅菱角。

「我哥哥也在你們那裏頭的！我哥哥李天福，他叫李天福！」

孩子們也圍上來了。一個小癩痢頭有點不自然但又懷滿自驕似地，搖擺着他那禿腦袋，眉毛抬得高高地對我講。其餘的孩子們瞪大了羨慕的眼睛望着他，小癩痢耳根子都紅了。

「他哥哥是舊年冬天到你們隊伍里去的，是他自己一定要去的！你們隊伍真好，這——菩薩兵！」

老太婆補充着小癩痢頭的話，一面扯扯我的臂章。臂章上是一個兵士擎着一根槍，老百姓說那上面是畫的菩薩，都叫我菩薩兵。

老太婆請我到屋里去休息，一面給我倒上滿滿的一杯茶，屋子裏還有一位客人在做地方工作。

「你們的同志會做工作啊！道理講得真好！××店那裏的農抗會辦了合作社，借錢也好借了，要不，這青黃不接的時候……」

客人是××店的農抗會理事。那兒的工作講得很起勁。

「不要叫那個女同志走呀！麵下鍋了！」

老太婆在灶間叫着，不知什麼時候老太婆走進去了。

「老奶奶！這怎麼行呢？我吃了來的，還要趕路呢！」

我推着感到很不安。站起身來就想

走，然而客人拉着了我。

「鄉下沒有什麼可吃的，隨便下點麵，到××店還有十里路呢！」

「我知道老百姓的習慣，是推却不住的。否則還要弄得他們不高興，於是祇有懷滿了不安地坐下來。」

麵端上來了，那是白水煮的。上面浮着幾點油腥和幾片青菜葉子。

「這真是不好意思！真不應該……」

「什麼不好意思！你們自己講的老百姓和軍隊是一家呀！——舊年你們同志到我們這里來的可不少，還搭台演戲哪！不要看我老了不中用，你們同志講的話我都懂……吃吧！到外面來吃，有風，涼快點！走路餓肚子那怎麼行？」

老太婆把一大碗麵送給客人，小碗的遞給我，麵條被全部挑起來，突然，我翻看着，麵條下面還藏着三個鷄蛋！我立刻敏感地猜着是怎麼回事了，於是我抬頭看着對面客人的碗，他也正把麵挑起來絞着，然而碗底是什麼也沒有。

「真是然得很，還是吹吹風吧！」

我不自然地說着，端着碗坐到門檻上去。外面，風依然帶着熱意地吹，廣闊無際的田野開展着。孩子們跳到水里去捉魚，褲管捲到大腿根，雞雛們還在啄食着蠶豆殼。一隻老黃狗臥倒在榆樹的濃蔭下。一切都是柔和而寧靜。我再低頭看看碗里的三個鷄蛋，一個因電似的感覺投過我的腦子：一個真正站在羣衆方面的工作者，將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感到陌生的……

心裏，興奮和愉快激動得跳起來，難於掩飾的笑紋浮現在我的嘴角。回過頭來，正碰着老太婆慈祥的靜靜地投射過來誠摯的目光，一陣灼熱的感覺爬上了我的面頰，我知道自己的臉一定通紅了。（完）

「七月」復刊啓事：

本刊自去年秋天在武漢停刊以後，經過數月輾轉，現已在「重慶武庫街華中圖書公司」復刊。爲了發行便利起見，由半月刊改爲月刊，每期二角二分。並發行七月叢書，內分「文叢」「歌叢」，「詩叢」，已在着手編印。希本刊特約撰稿人，和讀者踴躍投稿。皖南通訊處，可由「文藝」編者轉交，此啓。

